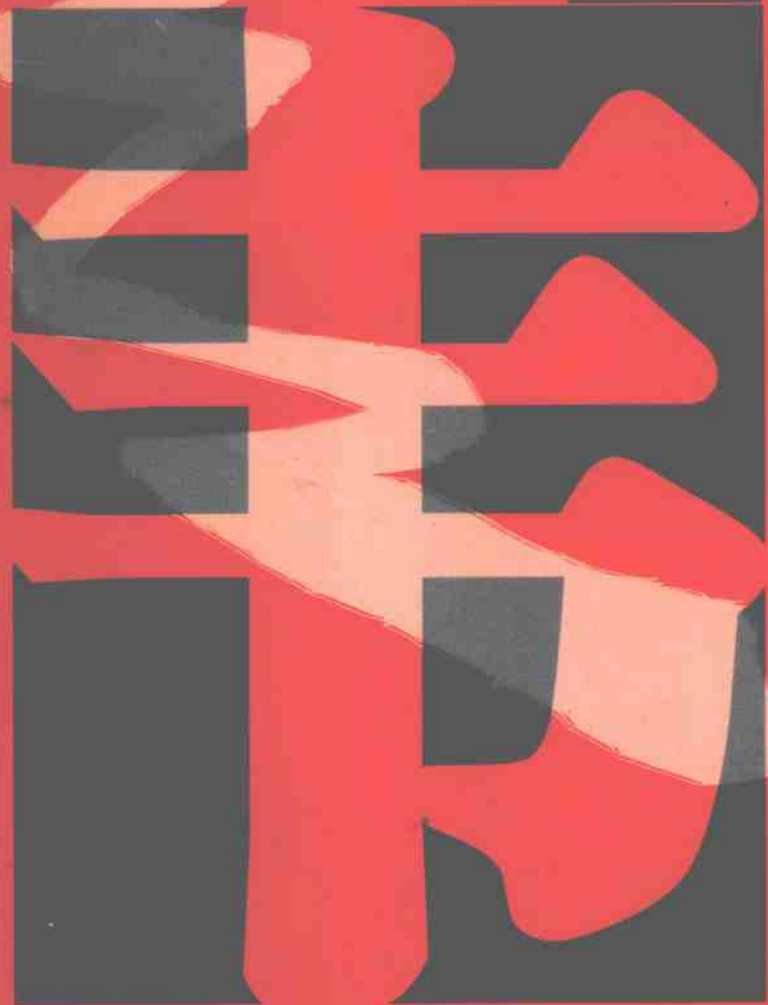


突

李涛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的土地

李涛 著

突围

长篇小说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突围/李涛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4.3

ISBN 7-5339-1848-7

I.突… II.李…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3675 号

突 围	
李 涛 著	
责任编辑 汪逸芳 装帧设计 沈路纲 责任校对 王蓉蓉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电邮: Zjlaph@mail.HZ.ZJ.CN
	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322 千字 插页: 5 印张: 11.625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848-7/I·1612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第一章

大街小巷响起了同一支旋律,使这一天成为了新时代的开始。

萧先勇驾着一辆崭新的宝马轿车,噙着嘴悠闲自得地吹着口哨,那专注的神态,得意的表情,简直可以看成是比利时街头撒尿小孩的中国版,只是棱角分明的脸比原版少了些天真和稚嫩。车子从城北的江滨路驶进闹市区,又拐向了通往新城的城南大道,原本拥挤不堪的街道似乎在一夜间变得宽敞了。窗外,躲在臃肿的冬装里的交警们,像黑乎乎的笨狗熊在往日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无聊地踱着方步,临街的楼房窗户外一排排张牙舞爪的铁栅栏,也显得不再刺眼。不远处,那座矗立在街心被称为“物华天宝”的庞然大物,就是新城和老城分界线上的标志物,由于它独特的外形和挺拔的姿态,从它落成的那天起,就被极富想象力的乐州人戏称为男性生殖器,为此,当年负责这项标志性工程的萧建国市长,在好长一段时间里都能从人们的脸上读到莫名其妙的微笑。

萧先勇的车子围着“物华天宝”绕了一圈,他发现自己还从来没有如此认真地欣赏过父亲的杰作,他试图用最挑剔的目光去审视它,结果依然觉得它是这座城市里最完美的艺术品,尤其望着顶端像地球一样的椭圆的球体,他有一种想登上去的感觉,他觉得自己的位置就应该在那球体之上。这一刻,他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了拿破仑·希尔的一句名言:“有了目标,内心的力量才会找到方向。”他远眺着“物华天宝”,细细地玩味着成功大师的话,在新世纪的第一个早晨,他自信这个在冬日的晨曦中闪闪发光的球体就是他的目标,球体上那高高

的塔尖,是他用智慧和才能托起的具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家。

十年前,萧先勇还在浙江大学读企业管理的时候,就开始阅读拿破仑·希尔的著作了,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拿破仑·希尔是何许人也,甚至把他与拿破仑·波拿巴这个创造了著名的滑铁卢战役的科西嘉人混为一谈。当中国离 WTO 的大门越来越接近时,希尔的著作和关于希尔的著作,成了一切想成为富翁、想拥有黄金的中国人必读的书籍。看到自己心目中的偶像希尔荣登各家书店醒目的位置,他笑了,他最大的理想就是想成为像希尔一样能造就出一大批富翁的成功大师,而不是希尔所铸造的富翁,他希望中国的亨利·福特、洛克菲勒、海福纳由于他的辅佐而横空出世。

近年来,当中央领导们马不停蹄地对浙江的民营企业进行考察,接着,各省市的封疆大吏们也一路狂奔拥向浙江学习、取经时,萧先勇开始得意起自己七年前的目光,那时,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父亲的追随者们为他安排的公职,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私营企业。他相信,中国民营经济真正走向世界的时代到来了。

从萧建国成为这座名扬海内外的东南沿海城市乐州的市长之后,萧先勇还是第一次打着父亲的招牌,在江心屿的古寺里,与德高望重的木鱼法师一起敲响了新世纪钟声。他不是虔诚的佛教徒,甚至连佛教和道教有什么区别也弄不清楚。促使他做出敲钟决定的原因,是萧先勇认定从 2000 年的 12 月 31 日到 2001 年 1 月 1 日并不是简单的日历年的变化,而是一个隐藏着无穷变量的时代大巨变,完全有必要再把握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当父亲以市长的身份在城西的妙果寺敲响世纪钟声的同时,他在千年孤屿江心寺敲响了钟声,只不过他的表演缺少了观众,但还是让萧先勇激动不已。

萧先勇心里明白,自己这么做完全是为了金震海,之所以没有邀金震海同往,是因为他摸不透金震海对此举会做如何反应,但萧先勇坚信,凭着金震海超凡的才能和对中国经济走向的敏锐的洞察力,他一定会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企业家。从萧先勇走进南方集团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的命运与金震海维系在一起了,甚至在手握着钟槌与木鱼法师一同敲响钟声的那一刻,他内心的激动和难以言表的兴奋,

都是因为金震海和南方集团,而至于他自己,直到坐上快艇离开江心孤屿的瞬间,才意识到钟声是他敲响的。

以放弃老板的身份和苦心经营了五六年的企划公司为代价来辅佐金震海,是萧先勇送给金震海的礼物。在乐州这个人人都想当老板的特殊地域里,这份礼物的含金量是可想而知的。如果说当初放弃进机关当公务员,只是为了摆脱父亲居高临下的控制,是一时的心血来潮的话,那么,由老板变为经理人又是为了什么?父亲萧建国得知儿子的决定时,说了一句:“很好,你在帮爸爸呀。”萧先勇当然知道,父亲是以政治家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他的决定。其实,萧先勇在决定之前,压根儿就没想过市长的儿子办公司还有什么新的规定,吸引他的完全是金震海和金震海所拥有的舞台。

一年前,金震海突然出现在萧先勇的公司,开门见山地说:“过来帮帮我好吗?”他的诚恳让毫无思想准备的萧先勇大吃一惊。此前,金震海与萧先勇并没有什么交往,只不过偶尔在会议上照过面而已。金震海显然没打算立即得到答复,只是把萧先勇当作一个忠实的听众,毫无保留地说了自己的困惑,说了企业所面临的困境。让萧先勇深感意外的是,这个弹棉郎出身的企业家,他所有的困惑是中国一旦入世,年轻的中国民营企业该如何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经济格局,他所谓的困境是企业的品牌、信誉、规模经济、管理规范、制度变革、结构提升等许多民营企业尚未意识到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这一次的长谈,使萧先勇开始对金震海刮目相看。直到萧先勇正式出任南方集团总裁助理时才发现,金震海的手头保存着许多萧先勇近年来给各企业做的企划方案,而金震海最欣赏的方案,恰恰是萧先勇的客户拒绝接受而他自己也最满意的作品。至于金震海是如何得到这些方案的,对萧先勇来说至今还是个谜。

将近一年过去了,萧先勇没有重蹈三个前任的覆辙,六年企业策划的经历,帮助他以平常的心态正视自己在南方集团的边缘地位。同时,他也坚信这种格局不可能一成不变,从金震海被推举为省十佳民营企业候选人所表现出的志忑和落选后的坦然,萧先勇再一次感受到,金震海并不满意企业的现状。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选择是

正确的,相信自己采用循序渐进的策略来改变家族式的管理模式是对头的。但萧先勇万万没有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件,不仅破坏了他的好心情,而且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

车子经过中兴集团,萧先勇本能地踩了一下刹车,从车窗里望出去,中兴集团门口停着各式各样的豪华轿车,他将车倒回来,惊奇地发现全是熟悉的车牌。萧先勇感到纳闷:这帮老板都聚集到中兴干什么?为什么唯独没有自己的老板金震海?萧先勇想了想,还是禁不住好奇地往大门里走去。

萧先勇如果知道这帮人来找李家兴的用意,他是绝对不会迈进大门的。其实,既然已经意外地蹚了浑水,就不应该马上离开,那样的话也就避免了不该有的麻烦。

在中兴集团李家兴的办公室里,作为乐州惟一入选省十佳民营企业家的李家兴,此时的心情被这帮人搅得糟透了。李家兴是否出席省城的颁奖仪式,在他们眼里已经变成了十分严肃的政治问题。获奖以及获得的奖次,标志着一个企业的实力和被政府被社会认可的程度。这位三十七岁,却在商海里征战了近二十年,已成为乐州首屈一指的民营企业家的李家兴,他所获得过的奖项、荣誉称号以及五花八门的头衔,已经数不胜数了,他会在乎这一次的称号?站在纯粹荣誉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李家兴自然无所谓。即便再给他十个、八个这样的称号,他也不可能在一夜间成为中国的首富。对于一个以聚集天下的财富为人生第一大目标的企业家来说,荣誉的确太微不足道了。但是,这一次他实在烦透了这帮人的折腾,他不仅没打算放弃领奖,甚至庆幸乐州市获奖的只有他一个。

李家兴捕捉商机的能力是公认的,然而他的精明过人却只有他的妹夫金震海知道一二。90年代初,李家兴与金震海合伙经营着佳合开关厂,当时,这个开关厂只不过是乐州上千家低压电器厂中很不起眼的一家。李家兴的转机是在国家质检总局给乐州的低压电器戴上假冒伪劣的帽子,联合有关部门下达了封杀令之后,乐州的经济一派萧条,李家兴却抛下厂子,把厂里一摊子的事统统交给了金震海,

自己神秘地失踪了。几个月后,李家兴带着国家质量监督局的授权书,回到了乐州,将佳合开关厂送给了已经确定是自己妹夫的金震海,然后在萧建国的前任、现在的副省长徐子烈的全力支持下,靠银行的贷款引进了一套低压电器的质量检测系统,注册了中兴低压电器质量检测中心。一夜间,乐州市各中小企业生产的低压电器纷纷搬出仓库,送往中兴检测,凡是检测合格的统统打上中兴的标签,发往全国各地。不到一年,李家兴就成立了乐州第一家民营集团公司,顿时声名鹊起。

十年过去了,李家兴得知国家正式取消民营企业上市的限制,而且,由政府分配上市指标的“上市审批制”马上就要取消了,徐副省长手头最后几个上市指标乐州市有望获得一个时,他再一次看到了无限的商机,因此,他十分看重这次的获奖。没想到,却被这帮有脑袋没脑浆的蠢货堵在了办公室。

高金寿、仇益顺和他俩硬拽来的林中和,都是当年与李家兴一同走南闯北,一同挤火车、睡地板、跑业务的铁哥们,现在也都成了乐州市企业家协会的副会长,算是乐州城大名鼎鼎的老板们了。尽管李家兴是会长,但在他们面前却从来不摆什么架子,像过去一样没大没小。相反其他一起来的,见了李家兴总免不了有点拘束。李家兴心里窝火,却碍着哥儿们的面子,显得非常大度,说很想听听大家的建议。

高金寿的观点很鲜明,主张李家兴大张旗鼓地拒绝领奖。乐州民营企业在数量上占全省的三分之一,又是民营经济的发源地,只有你李家兴一个人当选省十佳民营企业太不合理了。再说,如今市场竞争越来越规范,单靠回扣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你有个十佳、十大、十优什么的,人家就刮目相看。说着,高金寿站了起来,拿过李家兴面前的中华香烟给在座的各位发了一圈,自己却不吸,把剩下的烟还给李家兴,抢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次评选肯定是暗箱操作,说句难听的话,这里面鬼大了!我倒无所谓,反正候选人就没有我,对仇总、中和,还有你妹夫就太不公平了,尤其是你妹夫和中和都是第一次,知道的是省里在捣鬼,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协会没水平,在瞎

弄一气呢……”

李家兴抬起头看了看高金寿，笑了笑说：“不至于这么严重吧。”

仇益顺忙接道：“还不严重啊！”他狠狠地掐灭了烟蒂，站起身走到李家兴的面前，眼珠子瞪得老大，“再严重就连你这面旗子也拔掉了，回到把我们赶尽杀绝的年代了。什么狗屁评委，弄出一大堆的条件，谁也看不懂。我找体改委的人帮我填表，人家说，照这样的条件，两个字：没戏！产值、利润、税收，全齐了，还要什么个人所得税，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工资多少，要用钱五万、十万，不用钱一分没有……家兴，不能去，做人要有点骨气，怕什么，既然已经把意见递上去，再去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跟乐州过不去，统统没有好下场。”

高金寿紧接道：“家兴，给省里的意见书是以协会的名义发的，你是会长，第一个签名的是你，别看他们都不说话，心里想的跟我们一样，就等你表态了。”

李家兴用手指着高金寿，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二位的一致，也不能剥夺人家说话的权利。中和，你也发表点高见吧。”

那个叫林中和的显得十分腼腆，未开口先红了脸，然后温和地笑了笑说：“不是我获奖，也不是高总、仇总领奖。李总，是你获得十佳的称号，不去总该有个合适的理由，去呢，就是怎么个去法，恐怕……”

高金寿打断道：“去就去，不去就不去，什么恐怕不恐怕的，怕来怕去，连下一次评选都没你的份。没有我们这些人给你堵枪眼、炸碉堡，再过十年也没人知道乐州有一个只会赚钱不会讲话的林中和。家兴，你何必为难他，他和金震海一路货色，见了你连话都不会说。”

李家兴似乎突然想到了：“咦，阿海怎么没叫来？”

其实，金震海也是副会长，高金寿之所以没叫他一起来，谁都心知肚明，在外人眼里，金震海是靠李家兴发起来的，尽管南方集团近两年发展神速，但乐州人都认为金震海的主心骨还是李家兴，金震海是不会违背李家兴的意志的。李家兴也明白这一点，他是明知故问。

“叫来管屁用，他还不是全听你的。”仇益顺呛了一句李家兴。

场面变得十分尴尬。李家兴表面上依然笑呵呵的，心里却在盘

算着如何打发他们。正在这时，萧先勇出现了。李家兴仿佛遇到了救星，没等萧先勇开口就站起来：“来来来，马上结束，剩下的时间就归你支配……”

高金寿看出了李家兴的意图，也从沙发上站起来：“萧助理，来得正好，我们今天找家兴谈的正是大趋势、大环境、大方向……”然后，忙不迭地将反对李家兴去领奖的意思说了一遍，话里话外却故意夹杂了许多似是而非的企业管理术语。

萧先勇听出高金寿是拿他在一些会上说过的话来堵自己的嘴，也听明白了这帮人的意图，早就没了那份好奇心，也拿高金寿贬过他的话回敬道：“恕我不知，众老板在讨论如此重大的问题，我一个纸上谈兵的打工者贸然闯入，失礼了。”李家兴真心想留他，可任凭李家兴如何挽留，萧先勇还是执意告退：“李总，我先走一步，金总在公司等我。”说完，跟大家打了招呼，迅速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高金寿还没反应过来，林中和像是自言自语地咕哝：“去不去领奖，李总决定不了，是吧？萧先勇一走……萧市长一来电话，李总，是说这个……去还是说不去？那个什么……理由，徐省长，是这个听呢还是不听呢，他是评选组长，恐怕……敢在老市长面前说不去的……恐怕……”

尽管林中和的话说得离完整还差得很远，但在座的都听懂了，连闹腾最凶的高金寿、仇益顺也突然哑口无言，朝林中和直翻白眼。

电话铃声恰恰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李家兴接起电话，“萧市长”三个字刚出口，仇益顺就怒气冲冲地站起来朝门口走去，边走边咬牙切齿道：“他妈的，萧先勇，玩阴的了。”一帮人都纷纷跟着出去了，只有林中和非常有礼貌地朝李家兴做了一个抱歉的手势。

萧建国并不知道李家兴办公室里发生了什么事，萧先勇也绝对不会把如此无聊的事通报给父亲，连企业家协会给省里的意见书，萧建国也是五分钟后才看到的。从昨晚到现在萧建国还没合过眼，先是新世纪晚会、新世纪钟声，再是慰问各行各业坚守岗位的劳动者，一大早又参加新世纪的升国旗仪式，然后到农贸市场、步行街商场转

了一圈。累是肯定的,但兴奋。回到办公室,看到了意见书,所有的好心情一下子烟消云散了。萧建国在电话里没有丝毫指责李家兴的口吻,这不代表他对意见书没看法,他心目中的企业家不应该是政治家,这正是他与自己的前任徐子烈最大的区别。他在电话里交代李家兴到省里后,着重谈谈企业的发展规划,拿出民营企业在新经济时代如何做强做大、如何应对入世后的挑战的方案。本来他还打算再给李家兴敲敲警钟,说说乐州民营企业与国内外著名企业的差距,发现李家兴并没有放弃领奖的意思,就简单嘱咐了几句,放下了电话。

萧建国又查看了电话的“来电显示”记录,发现儿子从昨天到今天都没跟他联系过,这小子,老了一夜没回家,也不来个电话问问,萧建国摇了摇头。

从表面上看,萧建国对萧先勇十分严厉,可没人知道他内心里始终隐存着对儿子的歉疚。那是1977年冬天,刚刚粉碎“四人帮”才几个月,部队营职以上的干部一律取消了探亲假,萧建国连着发了五封信,让妻子带着儿子到部队来。北方的冬天,天寒地冻,路面上结了厚厚的冰,那天,团部派车去车站接母了俩,回来的路上车轮打滑,车子翻进了山沟,妻子当场摔死了,儿子在路上睡着了,被妻子用军大衣裹得严严实实,竟然毫发无损,那一年,萧先勇才六岁。第二年,萧建国被批准转业,回到了乐州,安排在妻子生前工作过的国营电器总厂当了副厂长。当时,徐子烈就是这家厂的厂长兼党委书记,萧建国后来才知道,正是徐子烈到市里把他争取来的。徐子烈出任管工业的副市长后,又提议萧建国接了自己的班。以后,只要徐子烈一提升,萧建国就随着提升,当然,不可能全是徐子烈的原因,但萧建国还是十分感激和敬重他。

秘书小王敲门进来:“萧市长,宴请旅法同乡会安排在乐州宾馆,还有两个小时,让大刘先送你到宾馆休息。”

萧建国用双手搓了搓脸,这是他从部队带回来的习惯动作,起初是为了驱寒,现在已成了他结束一段思路的标志。“小王,你告诉大刘,让他后天上午到机场,去接一位北京客人。”说着,飞快地在便笺上写下“周湘漪”三个字。

小王吃惊地看着萧建国：“周湘漪？那个搞经济研究的周湘漪？她来干什么？”

萧建国好像早就预料到小王会有什么反应，笑呵呵地盯着他：“呵！这么说你也不欢迎她？”

小王连忙解释道：“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萧建国没有为难小王的意思，补充道：“人家可是主动要求到我们乐州来挂职锻炼的。”

小王瞪大了眼睛：“这么说一时半会儿还走不了了，这下热闹了……”小王把话打住了。萧建国一声不吭地看着小王，饶有兴致地听他说下去。“萧市长，乐州的许多人认为，这次十佳民营企业家的评选结果，与周湘漪去年在经济报上发的几篇文章有关。是不是啊？”

“你说呢？几篇文章如果能有这么大的作用，说明人家击中了我们的要害。我们就更应该请她来，来给我们号号脉，对吗？”萧建国没有正面回答小王的问题，却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小王见萧建国没有马上离开办公室的意思，从衣帽架上取下外套，不由分说地给萧建国披上，摆出一种撵他走的架势。萧建国知道拗不过他，老老实实在地穿上外套：“小勇来过电话吗？”

“来过。昨晚他在江心屿，和木鱼法师一起敲……”话说了一半，小王就发现自己多嘴了。

果然，萧建国拉长了脸：“打着我的旗号？不用问，又是你捣的鬼。”

“萧市长，先勇够可以的了，大学毕业到现在，哪一件事求过你，这次……”

“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萧建国把小王的话堵了回去。其实，给萧建国当了六年秘书，小王心里最清楚，萧建国对萧先勇是满意的，硬要说不满意的，就是萧先勇至今还没给他找到一个儿媳妇。

萧先勇还是将“江心之夜”告诉了金震海。

金震海欣赏地看着萧先勇，语调有些激动：“这么说，你也认为我

们冲锋的时机到了！”萧先勇没料到金震海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响，他反而显得不知所措。“先勇，你在家兴办公室看到的，我没想到，但我也没感到吃惊。在你来之前，家兴给我来过电话，没有谈你所看到的那一幕，只是让我陪他到省城领奖。我是犹豫不定，因为，我不明白他的用意，但我预感到他可能要有新的动作，而且，这个动作与我们南方集团有关。”

金震海的话让萧先勇感到意外，他拉过一张椅子在金震海的对面坐下。在他记忆中金震海还从来没有在他的面前议论过李家兴，或许是金李两有着太深的渊源。

金震海与李家兴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都出生在乐州城郊的场岙村，一个属蛇，一个属龙。从小学到初中，面黄肌瘦的金震海，一直得到李家兴兄长般的保护。金震海几乎没有在自己家里做过作业，主要原因不是便于李家兴抄袭，而是经常可以沾李家兴的光打打牙祭，补充他从来没有填饱过的肚皮。金震海十四岁时，父亲因“投机倒把”罪死在了监狱，母亲大病一场，不久，也撒下他们兄弟撒手人寰。在金震海辍学的那一天，李家兴搜遍了全班同学的衣兜，加上从妹妹李家惠手上抢来的五分钱，总共四角六分，双手捧给金震海，学着行侠仗义的梁山好汉的口气：“拿去缴学费吧，不够的我再想办法。”金震海看着这堆来历不明的钢镚，眼里噙着泪水问李家兴：“震岳怎么办？他才刚刚上学呀。”李家兴傻了，他纵然有三头六臂也解决不了他们兄弟俩的学费：“先管你自己。”金震海摇了摇头，把钱还给了李家兴，擦着眼泪说：“我不能，我答应过我妈。”后来，金震海就跟着舅舅林阿根，当了串街走巷的弹棉郎。等到李家兴高中毕业后，就邀了金震海与他一同走南闯北，开始推销电器产品。金震海二十岁生日的那天，李家兴说服了金震海的舅舅林阿根，与金震海、林阿根合伙办起了属于自己的开关厂，舅舅说：“你们俩的合作，是天底下最佳的合作，我死也放心了。”于是，工厂就取名“佳合开关厂”，李家兴是法人代表，管销售、采购，金震海管生产，林阿根管技术，后来李家惠高中毕业就来管财务，金李两家的亲戚也陆陆续续成了厂里的工人，大家同心协力把厂子办得红红火火。李家兴自然成了金李两

家的大功臣，他的地位在家族中也变得至高无上了。

金震海打开一扇窗户，从老板桌下面拿出一只造型别致的烟灰缸，示意萧先勇尽管吸烟，语气变得有点深沉：“其实，稍稍懂得一点历史的人，都能明白世纪之交是一次时代的大变革，这个道理并不深奥，能把握住的人却寥寥无几。几年前，国家要投巨资对城市电网和农村电网实行全面改造的消息刚透露，大大小小的电器企业一窝蜂地拥向全国各地承接业务，只有家兴闻风不动，罄其所有引进大型的生产线，结果，你也看到了，人家捡回的是芝麻绿豆，他抱来的是硕大无比的西瓜。他的财运之好，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是机遇，是智慧，还是王者的风范？他早已不是什么话都可以对我说的大舅子了。他让我陪他到省城领奖，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萧先勇吸了一口长气，锁上了眉头，飞快地思考着，将李家兴所有成功的案例在大脑里过了一遍，依然得不到答案。“金总，你打算怎么办？”萧先勇谨慎地问道。

金震海微微一笑：“王者之道，顺应形势，去！或许他和你我敲响的是同一口钟，吹响的是同一支号。”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材料递给萧先勇。

萧先勇接过材料一看，正是自己写的关于改造家族式管理机制的方案。奇怪的是金震海既没在上面批示，也没签名，只是附了一份剪报，是署名“周湘漪”的文章。萧先勇感到疑惑，什么意思？

金震海指了指萧先勇手头的材料，轻松地说道：“在我这里压了有半年了吧？半年前你就急着擂鼓出击了。不要说当时，就是现在，这个方案一公布，谁都会站在自己的立场，给你挑出十条错误，一百个不足。你就会壮志未酬身先死，而我，也是泥菩萨过河。死心塌地愿与一个弹棉郎同生共死的亲戚们，他们知道的只是自己的饭碗、位置，至于管理规范、结构提升、制度变革，在他们看来是没事找事，我们没有规范、提升、变革，这些年，不照样赚得盆满钵满吗？”说到这里，金震海痛苦地挥了挥手，像赶去在眼前乱飞的苍蝇。萧先勇一言不发，等待着下文。金震海接着说：“该突破我们自身的束缚了，横亘在我们这类家族企业面前的，正是我们曾经的辉煌，哼，井底之蛙的

辉煌，一旦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潮，连一朵浪花也溅不起来。都知道我不会唱歌，只有家惠知道我会唱，谈恋爱的时候，每次出差我都给她唱李双江的‘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行装已背好，部队要出发’。你我又该唱这支歌了，要攻破的正是我亲手营造的堡垒。”

萧先勇感到了一股力量在周身聚集，原来，金震海早就认可了他的方案。

金震海将身体向前探了探，流露着顽童般的眼神，诡秘地说：“如果一定要我在方案上签意见，我会在第一页写上‘只说不做’，第二页写上‘只做不说’，第三页是‘又说又做’。怎么样？”

萧先勇先是一愣，紧接着就哈哈大笑起来。他明白了金震海的意图，三步走，绝妙的三步走战略，既保证了企业的稳定，又完成了企业的改造。他打心眼里钦佩这位口口声声称自己为弹棉郎的老板。

连金震海也没料到，四十八小时后，三步走一下子变成了三步跑。

第二章

正是下班时间，崭新的奔驰轿车一驶下高速公路，就被挤在车流之中。李家兴的司机一个劲地按着喇叭，依然无济于事。金震海坐在副驾驶座上，将一瓶矿泉水递给司机：“别急，进入大城市讲究的是耐心。会议报到，晚几分钟没事。”

“谁说没事，一大拨的记者正等着采访呢。”说话的是李家兴的秘书苗笛，严格地讲是李家兴的未婚妻，西安人，一个聪明靓丽的时尚女孩。苗笛焦急地看了看手表，按下了车窗玻璃，将头探出窗外向前方张望：“烦人。早出来半小时就不至于堵车了。”

李家兴轻轻地把苗笛拉回到座位上，拍着她的肩膀：“金总说得对，心急吃不了热粥。大不了今晚的新闻不上，明天再来。”

苗笛看了一眼李家兴，转头又盯着金震海的后脑勺，日光中透着怨气。

金震海的预感是对的。路上，李家兴像上课一样给金震海大谈特谈企业上市的好处，金震海背对着李家兴，他不需要上市的知识，因为李家兴所讲的金震海早就了解得一清二楚了，他想知道的是李家兴的意图。见金震海始终不语，李家兴只得掏出了底牌：“你可能觉得这件事离你的南方集团还很遥远，我就把话和你挑明了，我想再拉你一把，与你联合上市。”此言一出，李家兴估计金震海会震惊甚至欣喜若狂，令他失望的是金震海显得十分木讷，毫无感情色彩地说：“原来是这样。”李家兴想都没想金震海这句话的意思是赞成还是反对，他自信地认为金震海可能不相信自己会这样做：“不可思议，是

吗？”金震海不敢回头看李家兴此时的表情，又不知道该如何接他的话，干脆沉默。苗笛却使劲地猫下身子，想从后视镜里观察金震海的反应。李家兴以为苗笛想往自己怀里钻，一边推开苗笛一边说：“阿海啊，我把佳合给你后，一步步走到今天，你付出了多少艰辛，我最清楚了。你想过没有，我如果想独立上市会遇到对手，更何况你了，而我们两家联起手来，就可以打遍乐州无敌手。在这种关键时刻，我要的是万无一失，不能让这个来之不易的指标落入他人囊中。联合，是一个硬道理。”金震海不得不承认李家兴走的是一步妙棋，令他受不了的是，李家兴不是在征求他的意见，而是居高临下地向他宣布自己的决定。李家兴向前欠了欠身体：“中兴和南方合并以后，我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兼并电器总厂。”李家兴的话音刚落，金震海一怔，脱口而出：“兼并以后呢？”李家兴意识到自己的话已经起到了预期的效果，哈哈一笑，身体往后一靠，闭上了眼睛，他不想马上回答这个问题。过了好一会儿，李家兴才意味深长说了一句：“阿海啊，记得我离开佳合时，你就问过类似的话。时不我待呀。”接下来，两个人就再也没有提及这个话题。李家兴在后座上顾自呼呼大睡，金震海却一路翻江倒海地思忖着：难道这就是我的路吗？难道南方集团只有消失才能求得发展吗？联合的弊端是什么？除了自己将丧失对企业的控制权，还有什么？为了个人的虚荣心而放弃联合？……金震海又一次感到了孤独。

进省城的路实在太难走了，十多分钟过去了，远处的红绿灯才挪近了百十米。车窗外，一辆出租车紧贴着李家兴的车身往前挤。李家兴按下车窗，将身体探出车外，发现出租车的保险杠挨着奔驰的后备车门只有一指的距离，不耐烦地吼道：“挤什么挤啊，就差这一时半会儿吗？！真是的。”说完，重新回到座位上，领带却像风筝的尾巴飘在车窗外。

苗笛乐了，伸手抓过领带，半个身子依着李家兴，给他重新整理领带，看了半天道：“家兴，你真的不适合打领带。”

李家兴任由她侍弄：“什么适合不适合，是你没看习惯。”

苗笛似笑非笑瞄着李家兴：“再怎么看，也像农民企业家。”